

御選
古文淵鑑

北齊

邢邵

謝建明堂太學疏

杜弼

爲東魏移梁朝檄

北周

武帝

停徵發詔

毀露寢詔毀之

報于謹詔

于謹爲三老詔

蘇綽

爲周太祖作人箴詔書

庾信

賀平鄴都表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簾封反

隋

文帝

辭封禪詔

正樂詔

與元諧勅

賜高麗王書

牛弘

請開獻書之詔

李諤

論文體書

古文淵鑒卷第二十八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北齊

拓跋氏袁紹朱壇命高歡授立孝武君臣復相猜貳遂逼孝武入關更立孝靜帝

邢邵

字子才河間鄆人父雅有才思仕魏歷衛將軍國子祭酒入齊授特進

請建明堂太學疏

魏書通鑑皆載此疏乃孝明皇帝時李崇建言北齊書北史邢邵傳皆以為楊

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教有司別議經始按邵傳永安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年纔十八時靈太

帝意實非僅擊

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賢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

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

黔首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

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運

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

建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碑

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櫺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

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關於國陽

宗祀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

臣愚曰典實高華亦復風姿掩映自從經術中來不徒實其流

祿如是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
哉兔絲不可以供織燕麥不可以爲糧南箕不可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教天下夫禮樂
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於養人也臣
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
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未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
非急者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肅宗明皇帝即位胡太后隔朝稱制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
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速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
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杜弼字輔玄中山圖人仕魏爲衛將軍封侯

爲東魏移梁朝檄東魏之敗郭鳳退保瀾州慕容紹宗進圍

皮策梁事如符契
志合而文筆雅健

政堂胡寅曰改過

者希五之盛節聖

人之至教也梁武

輕納侯景遣將出

師既敗於魏人則

懲創前非猶可及

止豈至遠如西晉

乎又况杜弼撤文

指陳綱失雖涉詬

訾而事理可推梁

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元首謂東魏主上宰謂高歡遂解繫南
冠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南冠而縶喻以好睦大同三年魏初與東魏雖嘉謀長算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
黜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謂侯景先降西魏也分扶問歸豈曰無恩
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謂侯景不見於西魏也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
卑禮進孰圖身進孰執之辭於魏以爲容身之圖執古熟字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
連結姦惡斷絕隣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
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左傳吳敗齊於艾陵趙子勾踐乘虛伐吳獲其太子遂入國趙納轉地終有長平之役史記韓王黨守以十七邑入趙趙受之秦破趙
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左傳吳敗齊於艾陵趙子勾踐乘虛伐吳獲其太子遂入國趙納轉地終有長平之役史記韓王黨守以十七邑入趙趙受之秦破趙
國弼劄劄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微利軼徒結翻又音逸擁當作是以援枹乘麾之將拔

疎解明軍紀選授
將帥固江淮之險
以堅守則雖侯景
前驅高澄繼至猶
不足慮而智不及
此以至干亡豈梁
德告終天實厭之
與不然何事迷也

為條方岳貢曰詩
此微意非必使謂
景龍為禍梁室但
以反覆之人容養
非易欲使南朝自
生猜防離間為二
耳不悟後日乃同
著蔡

臣德宜曰天下之惡
一也梁納佳景昧於
斯義自詭伊戚中
開明事機洞如燭照
非徒聲罪實為忠告

臣正治曰熊蹯雀穀
之言遠成左誠梁武
聽信朱季孟以此為
賊証乎

距投石之士城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為堅而能投取之投含怒作色如赴私讐彼連營擁眾依山

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蛄蜥之甲螳螂有斧蟲也人謂之拒斧蛄蜥螳螂也翼當窮轍以待輪古語螳螂

車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纔交塵埃且接已亡戟棄戈士崩瓦解拊指舟中左傳晉國戰於閼

最皆矜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矜其鷁鷁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疆弱不等獲一人而失

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穽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

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

以利器誨之以謾藏老干國之利器不可以授人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

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為功雷翻摧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趙精兵猶是久涉

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尼大於身踵繼

於股屈彊不掉覆其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晉書

傳吾寧山頭望廷尉自據淮南亦欲稱帝史記黥布列但恐楚國亡後禍延林木淮南子楚王亡其城門

失火殃及池魚風俗通有池仲魚城橫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拆霧露之中彼梁主者

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國語晉平公射鵲不死使堅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

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立失所謂不立世適孫乃立太子綱也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

妄敦戒業躁競盈胷謬治清淨整音釋治災異降於上怨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水

且至易履霜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豐起腹心疆弩斷城長

戈指關徒探雀穀無救府藏之虛史記趙武靈王為肥義所置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左傳楚世子商

王請食熊蹯而死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鵲蚌相持我乘其弊戰國策蚌方出曝而鵲啄其肉蚌合而拊

其家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并禽之

息事寧人恤民之
善經治理之要道
仁音琅琅可以感

文既莊雅氣亦潤
茂不事雕琢而澤
中此致見乎尺幅
近於文景者

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漢光武二十八將贊授鐵四七百萬為羣以轉石之形孫子善戰人之勢如為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三國志孫皓傳青蓋入洛陽漢日昔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將生荆棘露沾衣也但恐革車之所輔轡輔力刃翻劍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杞梓竹箭東南嘉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子西蜀公子以賦三都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三國志孫秀自吳凡百君子勉求多福

北周

宇文泰收買放榜之衆誅侯莫陳悅奉魏孝武帝西都長安遂破高歡傳子覺

武帝

諱邕姓宇文氏武川人

停徵發詔建德元年

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漢武故事元光元年天星大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左傳昭八年石言於晉魏舒有非言之故知為政欲靜靜在寧民為政欲安安在息役頃興造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軸朕每旦恭已夕惕兢懷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庶時殷俗阜稱朕意焉

毀露寢諸殿詔建德六年

朕欽承丕緒寢興寅畏惡衣非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詎可廣厦高堂肆其嗜欲往者冢臣專任大家筆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彫墻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撤雕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

報于謹詔

謹遵太傅太宗伯保定二年

詞意萬摯隆禮勳
舊猶有盛世之風

駁行古典得憲老
乞言之遺意

水心筆適曰謹從
橫亂世中謹與偶
與曠言承乏苟應
其名然後世之效
法先王未嘗不如
此

治平之理此六條
足以盡之要當以
力行為亟亟耳

臣廷敬曰論治而推
本身心似有得於經
學當是知留意於此
識畧固自絕人

臣乾學曰以治身為
治人之本以躬行為
教化之基從來言吏
治者所未及綽任霸

朝舍兵食富強之謀
而出於此可謂高人
一等矣文氣疎達絕
無雕飾實足超轍六

此以王道立說有
古儒者氣象

昔師尚父年踰九十召公奭幾將百歲皆勤王家自強不息今元惡未除九州不一將以公為舟楫弘濟於艱難豈容忘二公之雅操而有斯議朕用愿焉公若更執謙冲有司宜斷啓

于謹為三老詔

保定三年帝幸太學以
諭為三老而問道焉

樹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弟置之仁壽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祖割朕以眇身處茲南面何敢遺此黃髮不加尊敬太傅燕國公謹執德純固為國元老饋以乞言朝野所屬可為三老有司具禮擇日以聞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周太祖召為行臺郎中加衛將軍光祿大夫進爵為伯後拜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

為周太祖作六條詔書周太祖宇文泰為國丞相欲革易時政為強國富民之法綱贊成其事并
擢賢良五恤獄
訟六均賦役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其理天下者唯

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已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

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利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幸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

不從化是以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是以

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

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然生無常守變化而遷化於敦朴

重農務本乃王政之大端措置處亦井然明悉

臣英曰田里牧畜生業之本故桑麻雞豚王政所先有司勸課正不當以墾闢為端

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正光四年破六韓拔陵反至此且二十年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孝武帝入關是為西魏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穰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疊疊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

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氓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勅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若不務省事令人廢農是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修其園圃畜育鷄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

此代之用自足供
十代異代此自是

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

詩商頌
玄鳥篇

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臣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信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駢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衰櫟之用也今之選舉者常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傳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脩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曹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爲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來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雋今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雋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騫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驚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

天地之大德曰生
重物之生所以奉
若天道故於慎刑
獄是治天下第一
善也

臣士奇曰六條詔書
堂堂王道玩其辭理
實根抵於養生而又
湛深於經術故當時
多以諸葛孔明王景
略稱之

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况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賢與不肖。別矣。

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參之以證驗。妙觀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卜條。則刑所

此言征稅亦救時之務以上六條當守令百官誦習牧令長非通此者不得居官蓋重其言而用之如此

臣杜納曰六事皆經國大猷而先之以治心可謂提綱挈領立言志本王道更見所學之醇

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周禮司刺掌贊司寇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賞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者。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不忠。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匱。平均者。不令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之謂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紉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紉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賈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奸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秦甚重之。嘗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其牧字令長。非通六條。不得居官。

庚信 字子山。南陽鄧州人。初仕梁。與徐陵並為妙撰。學士。歷官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敗於周。遂留不遣。累遷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

警麗中自有典則

賀平鄴都表

周書文帝紀魏孝武帝末熙三年齊神武雅魏清河王寶子善見為主徙都於鄴武帝紀建德五年帝幸六軍趣鄴六年帝至鄴幸諸軍圍之圍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

之遂
平鄴

臣廷敬曰華整之製獨饒風骨在彼體中自是單行宜為世所稱也

臣某言臣聞泰山梁甫以來卽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

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史記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君

至後周武帝建德六年丁酉通計得三千二百七十四年周易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內斷

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帝王世紀黃帝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容成作曆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

所臨衝風之卷秋葉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偽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銜玉繫綬並詣中軍之營蕭何

公至咸陽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左傳楚子以諸侯百年通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

掃蕩漢書陳湯傳報十年之遺誅昔周王肅水之師尚勞再駕呂氏春秋武王伐殷至肅水陳琳為軒轅

掃蕩左傳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昔周王肅水之師尚勞再駕曹洪與魏文帝書曹洪有再駕之役軒轅

上谷之戰猶須九伐史記蚩尤作亂黃帝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三十八宿止餘

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晉書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

國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東海之野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咸

晉成帝年號建武後漢光武年號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初學記八節之風謂之八風

大夏大漢坐釣臺而誓衆蚩啓繼夏禹之功入國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與左傳

有釣臺之亭尚書武當今鹿臺已散傾宮已遣兵藏武庫馬入華山尚書散鹿臺之財後漢書周舉傳武

王伐紂陳師圃郊平賁帝出魯官中全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宮女二十人班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

賜將士禮記武王克殷歸馬於華山之陽築武庫藏五兵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
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侯置於交河之北漢武帝立都尉居候官地理志曰南郡
然後命東后詔蒼冥衢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慙德尚書肆觀東后莊子注冥海也何妥詩名
壇聽九成匏韶河清頌序琬碑瓊檢盛河

以典核之辭抒懷
駢儷也無嫌其為

臣乾學曰旁枝給封
本漢法也推明古義
以補典章之闕而令
封疆之臣有所勸
關於世道不小矣

蕪而不治孟康曰王者告成功於天刻臣希竊榮幸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慶不勝鳬躍
石絕號有金策玉函金泥玉檢之封焉臣敢奉表以聞奏恩賜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為諸侯爾臣於朝皆曰陪臣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

支子並聽承襲也

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祭辭無聞有傷良相女叔齊伯嗣乏絕實貶賢臣
孫叔敖即舊楚令尹女叔齊即司馬侯爵大夫也謹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絕嗣者聽
二人皆有後此特借其事而反用之也女音汝謹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絕嗣者聽
以支子繼襲非死王事不許承封前陳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旦遇
疾身捐館舍不幸無脩享祀便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上林之獵已削其侯不服禘禴之衣先
除其國淮南王長從文帝人苑與上常同輩後歸國益恣遂謀反事覺丞相奏長伏惟皇帝崇德庭
庸興亡繼絕聞鼓鼙而思將帥書雲臺而念舊臣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
於蕃屏為約事在世功漢以山河為誓義存長久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
墓竊以國朝繼及無廢小宗國室興亡貴存身後尚書有闕及王兄終弟及武王紹高密者累葉豈專鄧
禹之正脩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漢建武封鄧禹侯禹薨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國
康為夷安侯平陽侯曹參立孫宗有罪完為城密襲為昌安珍為夷安和帝時珍子良襲封無嗣紹封良弟
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子本始為平陽侯愚謂生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
之魂不能為厲左傳國人相驚以伯有或夢伯有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
厲良止伯有之鬼其無饑而左傳子文曰若敖氏之鬼不其饑而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隋楊堅趙王招越王盛遂移國祚國號曰隋傳三世自文帝至恭帝皇泰二年凡三十八年

文帝諱堅姓楊氏周天元

辭封禪詔開皇九年師入建業獲國主叔寶獻俘太廟羣臣咸請封禪詔不許

譙冲非由矯飾無須辭費

聖王制作之精意此雖未能詳盡然其識議亦有可擇

伯厚王應麟曰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賢常之言復三代之樂其能久乎賢常之先見不遠房喬亦不多而有令音意也

曉示遠人必如此朝暢始可悉其情事文亦賢實

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以後言及封禪宜卽禁絕

正樂詔

開皇十四年

在昔聖人作樂崇德移風易俗於斯爲大自晉氏播遷兵戈不息雅樂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無由辨正賴上天鑒臨明神降福拯茲塗炭安息蒼生天下大同歸於治理遺文舊物皆爲國有比命所司總令研究正樂雅聲詳考以訖宜卽施用見行者停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浮宕不歸遂以成俗宜加禁約務存其本

與元諧勅

吐谷渾寇關西諸爲行軍元帥擊之帝特勅

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濶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

賜高麗王湯璽書

開皇初高麗王湯璽有使人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爲守拒之策十七年帝賜湯璽書

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國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

節未盡王旣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高麗國名在國北固禁契丹契丹國名在國西北諸藩頓頽爲我臣妾忿善

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聲

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爲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敦彼政

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末無聞見有何陰德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

嗎騎殺害邊人屢聘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

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

此表有功經籍不
在王儉阮孝緒下
也

水心葉遠曰牛弘
淺而不俗素而不
弱治世之中品耳
若言書五厄則前
蓋未有能為此論
也史謂大業之世
委遇彌隆隋室舊
臣始終信任悔否
不及惟弘一人

已寬恕今日已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政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
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為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灑心易行
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義為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
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
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終疾抄掠我邊境朕前後戒勅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昏狂
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又安人
神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陳滅賞王不為陳存樂禍好亂何為爾也王
謂臨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有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懃曉示許
王自新耳宜副朕懷自求多福

牛弘

字里仁安定鴈鴈人吏部尚
書右光祿大夫封奇章公

請開獻書之路表

開皇初授弘散騎常侍秘
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

昔周德既衰舊經素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
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
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
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
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
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遺祕書郎鄭默
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按文獻通考魏

東發黃震曰牛弘終始無累

耕道尹起華曰自漢成河平三年求遺書至元魏再見於是三見

不獨文教有裨亦可使類風歸厚

為脩方岳貢曰文不嫻篇章故喜覽素誇之此疏蓋亦投時之言

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祕書監鄭興始制中經屬劉石馮陵劉勰從而失璧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內中也屬劉石馮陵劉勰從而失璧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一輯略二六藝略三諸子略四詩略五兵書略六術數略七方技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日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帝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黃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通州刺史

論文體書

謂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通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誥銘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武帝文帝更尚文詞忽君臣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聘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於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丹露之形積案盈箱難是風雲之狀世俗